



前漢書卷六十五

漢

蘭

臺

令

史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東方朔傳第三十五

東方朔字曼倩

師古曰倩音千見反

平原厭次人也

師古曰高祖功臣表有厭次侯爰類是則厭次之名也其來久矣而說者乃云後漢始爲縣於此致疑斯未通也

又音一

武帝初卽位徵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

師古曰不拘常次言超擢之

四方士多上書

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數

師古曰衒行賣也鬻亦賣也街音州縣之縣又音工縣反

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師古曰報云天子已聞其所上之書而罷之令歸

朔初來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

如淳曰貧子冬日乃得學書言文史之事足可用也○宋祁曰十二

景本作十三

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

師古曰學劍遙擊而中之非斬刺也○劉敞曰擊劍今有此戲非遙擊也

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

戰陣之具鉦鼓之教

師古曰鉦鼓所以爲進退士衆之節也鉦音征

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

之言

服虔曰無宿諾○劉敞曰子路之言可使有勇者○劉敞曰既曰子路之言則無宿諾者非子路之言也

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

貝師古曰編列次也音鞭

勇若孟賁

師古曰孟賁衛人古之勇士也尸子說云人謂孟賁生乎曰勇賁乎曰捷若慶

忌師古曰王子慶忌也射之矢滿把不能中駟馬追不能及也

廉若鮑叔師古曰齊大夫也與管仲分財自取其少信若尾生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六十五列傳

一

之信士與女子期於橋下待之不若此可以爲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聞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至遇水而死一曰即微生高也

上偉之師古曰以令待詔公車師古曰公車令屬衛尉上書者所詣也奉祿薄未得省見師古曰不被省納不得見天子也○宋祁曰

一本改久之朔給騶朱儒文穎曰朱儒之爲騶者也師古曰朱儒短人也騶本廐之御騶也後以爲騎謂之騶騎曰上以若曹無益於縣官師古曰若女也

曹輩耕田力作固不及人臨衆處官不能治民從軍擊虜不任兵事無益於國用徒索衣食如信曰索盡也師古曰音

先各反下云索今欲盡殺若曹朱儒大恐啼泣○宋祁曰啼當刪王本作號朔教曰上卽過叩頭請罪居有頃聞上過

朱儒皆號泣頓首上問何爲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上知朔多端召問朔何恐朱儒爲對曰臣朔

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

欲死臣朔飢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稍得親

近上嘗使詣數家射覆師古曰數家術數之家也於覆器之下而置諸物令關射之故云射覆數音所具反覆音芳目反置守宮孟下射之皆不能中師古

曰守宮蟲名也衛家云以器養之食以丹砂滿七斤擣治萬杵以點女子體終身不滅若有房室之事則滅矣言可以防閑淫逸故謂之守宮也今俗呼爲辟宮辟亦禦扞之義耳孟食器也若孟而大今之所謂

孟孟也孟音撥○劉攽曰守宮生屋壁如守宮然故名之何在防淫逸也一蟲之微何能食丹砂七斤人亦安肯捐七斤丹砂以餌一蟲也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師古

進迺別著布卦而對曰師古曰別分也音彼列反臣以爲龍又無角謂之爲虺又有足跂跂脈脈善緣壁是非守宮卽

蜥蜴師古曰跂跂行貌也脈脈視貌也爾雅云蜥蜴蜥蜴蜥蜴守宮是則一類耳揚雄方言云其在澤中蜥蜴者謂之蜥蜴故朔曰是非守宮則蜥蜴也蜥音先歷反蜴音余赤反蜥音榮蜥音原蜥音鳥典反蜥

音○劉敞曰守宮即人屋壁中蟬蛻俗呼爲蟬虎者是也此蟬唯在屋壁愈戶間夜亦出蓋用此得名耳術家之說安有此理師古乃信之何哉宋祁曰角音盧谷反不童也

上曰善賜帛

十匹復使射他物連中輒賜帛師古曰中音竹仲反其下並同時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師古曰幸倡倡優之見幸遇者也滑稽音滑滑稽解在公孫

傳常侍左右曰朔狂幸中耳非至數也師古曰至實也臣願令朔復射朔中之臣榜百朔不能中臣賜帛師古曰

音步行反音步迴覆樹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覆數也蘇林曰覆音負覆之覆數音數銀之數覆數鉤灌四股鉤也師古曰覆數戴器也以盆盛物戴於頭者則以覆數

之今賣白團餅人所用者是也寄生者芝菌之類淋淋之口苦樹而生形有周圍象覆數者今關中俗亦呼爲寄生非爲薦之寄生寓木宛童有枝葉者也故師古云樹爲寄生盆下爲覆數明其常在盆下今讀

書者不曉其意謂射覆之物覆在盆下輒改前覆守宮孟下爲盆字失之遠矣楊惲傳云鼠不容穴街覆數也盆下之物有飲食氣故鼠銜之四股鐵鉤非所銜也○宋祁曰數音數景本作數

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生肉爲膾乾肉爲脯醬樹爲寄生盆下爲覆數上令倡監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

響服虔曰響音暴鄧展曰呼音曉箭之體響音爪曉之曉師古曰郭音是也痛切而叫呼也與田蚡傳呼報音義皆同一曰鄧音近之響自寃痛之聲也舍人榜痛乃呼云響今人痛甚則稱阿響音步高反是

故劉遂韻而謝之云口無毛聲響響也○劉敞曰若不緣寄生在盆下何得曰響數前覆守宮自以孟此以盆何怪乎不然孟亦盆類類故詭言之欲以誤郭舍人也又曰朔意蓋以寄生響數皆是附著他物而

得名故謂令在盆下之寄生爲響數大物在盆下小物在盆下固可知也但不當呼前字爲盆響又不必一日之中用一孟覆射此諸物也類說未通又以寄生爲芝菌形圓似響數而云非寓木尤神

祁曰呼報常作呼服朔笑之曰咄口無毛聲響響况益高師古曰咄音納裴之納也師古曰咄叱舍人恚曰朔擅詆

欺天子從官當棄市師古曰詆毀辱也音丁禮反上問朔何故詆之對曰臣非敢詆之酒與爲隱耳師古曰隱謂隱語也上曰隱

云何朔曰夫口無毛者狗寶也聲響響者鳥哺穀也韋昭曰凡鳥哺子而活者爲穀生而自啄曰雛師古曰穀音口豆反○劉敞曰狗寶文不全明少一字當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六十五列傳

云狗穴竇也緣兩穴相重遂誤爾

尻益高者鶴俛啄也

師古曰俛即俯字也俯低也啄鳥背也俛又音免啄音竹救反

舍人不服因曰臣願復問朔隱語

不知亦當榜即妄爲諧語曰

師古曰諧者和韻之言也

令壺齟老柏塗伊優亞狎呿牙何謂也

張晏曰齟音遭黎之徒應劭曰狎音舉師古曰

齟音側加反又音壯加反塗音丈加反優音一

侯反亞音烏加反狎音五伊反呿音五侯反

朔曰令者命也壺者所以盛也

師古曰盛受物也音時政反

齟者齒不

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廷也

師古曰言鬼神尚朝問故以松柏之樹爲廷府

塗者漸洳徑也

師古曰漸洳浸溼也漸音子廉反洳音人庶反

伊優

亞者辭未定也狎呿牙者兩犬爭也舍人所問朔應聲輒對變詐鏗出莫能窮者左右大驚上以朔爲常

侍郎遂得愛幸久之伏日

師古曰三伏之日也解在郊祀志

詔賜從官肉大官承日晏不來

師古曰晏晚也

朔獨拔劍剖肉謂其

同官曰伏日當蚤歸

師古曰蚤古早字

請受賜即懷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劍剖肉而去之

何也

劉攽曰而去之何也之衍字

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剖

肉壹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

師古曰細君朔妻之名一說細小也朔輒自比於諸侯謂其妻曰小君

生自責迺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陽西至黃山

音灼曰宮名在槐里

上笑曰使先

南獵長楊東游宜春

師古曰宜春宮也在長安城南說者乃以爲在鄠非微行常用飲酎已

師古曰酎酒新熟以

祭宗廟也酎音紂解在景紀

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夏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

號自此始微行以夜漏下十刻迺出常稱平陽侯

如淳曰平陽侯曹壽向帝姊時見尊寵故稱之

旦明入山下騎射鹿豕狐兔手

格所驅騶虞禾稼稻稌之地師古曰有芒之穀也民皆號呼罵音火故反相聚會自言鄂村令

往欲謁平陽侯諸騎欲擊鞭之令大怒使吏呵止獵者數騎見留迺示以乘輿物久之迺得去時夜出夕

還後齋五日糧會朝長信宮師古曰五日一朝長信宮故爾上大驩樂之是後南山下乃知微行數出也

然尚迫於太后未敢遠出丞相御史知指師古曰指謂天子之意也乃使右輔都尉微循長楊以東師古曰微巡繞也

常也徵音右內史發小民共待會所師古曰供後迺私置更衣師古曰為休息易衣之處亦置宮人○劉

自無之後傳田延年起至從宣曲以南十二所中休更衣師古曰宣曲宮名在昆明池西投宿諸宮師古曰晝休更衣

楊五柞倍陽宣曲尤幸師古曰倍陽即寶陽也其音同耳宮名在鄠縣也於是上以為道遠勞苦又為百姓所患迺使太中大夫

吾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算者二人舉籍阿城以南師古曰舉計其數而為簿籍也阿城本秦師古曰屬連

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師古曰提封亦謂提舉四封之內總計其數也賈讀曰價欲除以為上林苑屬之南山師古曰屬連也書之欲反又詔

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欲以償鄠杜之民師古曰時未為京兆馮翊扶風故云中尉及左右內史也草田謂荒田未耕墾也吾丘壽王奏事

上大說稱善師古曰說讀曰悅時朔在傍進諫曰臣聞謙遊靜懸天表之應應之以福師古曰懸讀也音口角

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師古曰郎臺下周屋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為變

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為苑何必盤屋杜鄠乎師古曰中尉及左右內史則為三輔矣非必謂京兆奢侈越

制天爲之變上林雖小臣尙以爲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

以西

服虔曰商與上雒二縣也師古曰汧汧水也隴隴坻也

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

海之地

師古曰高平曰陸關中地高故稱陸耳海者萬物所出言關中山川物產饒富是以謂之陸海也

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

銀銅鐵豫章檀栢異類之物不可勝原

師古曰原本也言說不能盡其根本

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

師古曰仰音牛向反

又有

杭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蓂芋水多鰕魚

師古曰芋草名其葉似蕸荷而長不圓其根正白可食鰕魚食鰕卽蚌字也似蝦蟆而小長脚蓋人亦取食之

貧者

得以人給家足無饑寒之憂故鄠鎬之間號爲土膏其賈畝一金

師古曰賈讀曰價

今規以爲苑絕陂池水澤之

利而取民膏腴之地土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也

師古曰耗減音呼到反

是其不可一

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長養麋鹿狐兔之苑大虎狼之虛

師古曰虛讀曰墟

又壞人家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

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

師古曰斥却也騎馳東西車驚南北

師古曰亂馳曰驚

又有深溝

而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興

蘇林曰隄限也興乘興也無限若言不警也不敢斥天子故言興也張晏曰一日之樂謂田獵也無限之興謂天子富貴無限

限也師古曰張說是也隄音丁奚反○劉敞曰不足以危不

字當作亦隄猶防也言事興馳騁不爲防慮必有顛虞之變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

所以疆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

應劭曰紂於宮中設九市

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

師古曰楚靈王作章華之臺然

亡人以資之卒有乾谿之禍也章華臺在華容城也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

生而觸死罪也逆盛意犯隆指

師古曰忽忘其生而觸死罪也

逆盛意犯隆指

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孟康曰泰階三台也每台二星凡六星符六星之象也應侯曰

卿大夫下階爲士庶人上階上星爲男主下星爲女主中階上星爲諸侯三公下星爲卿大夫下階上星爲元士下星爲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社稷神祇咸獲其宜天下大安是爲太平三階不平則五

神乏祀日有食之水潤不浸稼穡不成冬雷夏霜百姓不寧故治道傾天子行暴令好與甲兵修以觀天宮廟廣苑囿則上榭爲之奄奄疏闊也以孝武皆有此事故朔爲陳之○宋祁曰奄奄當作奢奢

變不可不省是日因奏泰階之事上迺拜朔爲太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

奏云久之隆慮公主子昭平君師古曰慮音慮尙帝女夷安公主隆慮主病因以金千斤錢千萬爲昭平君豫贖

死罪上許之隆慮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獄繫內官服虔曰主傳主之官也如淳曰禮有傅姆說者又曰傳者老大夫也漢使中行說傳翁主也師

古曰傅姆是也服說失之內官署名解在律歷志以公主子廷尉上請請論師古曰論決其罪也左右人人爲言前又入贖陛下許之上曰

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屬我師古曰老乃有子言其晚孕育也屬音之欲反於是爲之垂涕歎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

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迺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悲朔前上壽曰臣

聞聖王爲政賞不避仇讐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辭也蕩蕩平坦之貌此二者五帝所重

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是以四海之內元元之民各得其所天下幸甚臣朔奏觴昧死再拜上萬歲壽上

迺起入省中夕時召譙胡師古曰譙責也○曰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師古曰論語稱孔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

不言不笑不取乎對曰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取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今先生上壽時乎師古曰言所上壽豈謂時乎朔免冠頓首曰臣聞

樂太甚則陽溢哀太甚則陰損陰陽變則心氣動心氣動則精神散精神散而邪氣及銷憂者莫若酒臣

朔所以上壽者明陛下正而不阿因以止哀也愚不知忌諱當死先是朔嘗醉入殿中小遺殿上

師古曰小遺者

小便也○宋祁曰注文者下當添遺字

効不敬有詔免爲庶人待詔宦者署因此對復爲中郎賜帛百匹初帝姑館陶公主

號寶太主

如淳曰寶太后之女也故曰寶太主也

堂邑侯陳午尙之午死主寡居年五十餘矣近幸董偃始偃與母以賣珠

爲事偃年十三隨母出入主家左右言其姣好

師古曰姣美麗也音狡

主召見曰吾爲母養之因留第中教書計相

馬御射

師古曰計謂用算也

頗讀傳記至年十八而冠出則執轡入則侍內爲人溫柔愛人以主故諸公接之名稱

城中號曰董君主因推令散財交士令中府曰

師古曰中府掌金帛之藏○宋祁曰之藏下姚本添者也

董君所發一日金滿百斤錢

滿百萬帛滿千匹乃白之

師古曰言不滿此數者皆悉與之

安陵爰叔者爰盜兄子也與偃善謂偃曰足下私侍漢主挾

不測之罪將欲安處乎

師古曰不測者言其深也安處何以自安處也一曰身挾大罪適欲自安而居處者乎

偃懼曰憂之久矣不知所以師古曰以用也

不知用

爰叔曰顧城廟遠無宿宮又有萩竹籍田

如淳曰其間雖有地皆有萩竹籍田無可作宿觀也師古曰如說非也萩卽楸字言有萩樹及竹林可遊玩而

籍田所在上又須躬親行事當有宿宮宜獻此園○劉歆曰城改成

足下何不白主獻長門園

如淳曰寶太主園在長門長門在長安城東南園可以爲宿館處所故獻之

此上

所欲也如是上知計出於足下也則安枕而臥長無慘怛之憂久之不然上且請之於足下何如偃頓首

曰敬奉教入冒之主主立奏書獻之上大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更名寶太主園爲長門宮主大喜使偃以黃金百

斤爲愛叔壽叔因是爲董君壽求見上之策令主稱疾不朝上往臨疾問所欲主辭謝曰妾幸蒙陛下厚

恩先帝遺德奉朝請之禮備臣妾之使

師古曰請音才姓反○宋祁曰使景本作儀

列爲公主賞賜邑入

師古曰既別得賞賜又所食之邑入其租

也隆天重地死無以塞責

師古曰塞和也

一日卒有不勝洒掃之職

師古曰卒讀曰猝洒音信又音山鼓反

先狗馬填溝壑竊有所

恨不勝大願願陛下時忘萬事養精游神從中掖庭回輿枉路臨妾山林

應劭曰公主園中有山謙不敢稱第故託山林也服虔曰主所

豫作廟設故曰山林師古曰山林

得獻觴上壽娛樂左右如是而死何恨之有上曰主何憂幸得愈恐羣

臣從官多大爲主費上還有頃主疾愈起謁上以錢千萬從主飲後數日上臨山林主自執宰敝膝曰

膳者之服○劉歆曰執當作服

道入登階就坐坐未定上曰願謁主人翁主迺下殿去簪珥

師古曰珥珠玉飾耳者也音餌

徒跣頓首謝

曰妾無狀

師古曰狀形貌也無狀猶言無顏面以見人也一曰自言所行醜惡無善狀

願陛下身當伏誅陛下不致之法頓首死罪有詔謝主

警履起之東箱自引董君

師古曰董君綠幘傳鞞事便也師古曰綠幘履人之服也傳著也鞞卽今之臂

也傳讀曰附隨主前伏殿下主迺起走就衣冠主自奉食進觴當是時董君見尊不

謝上爲之起有詔賜衣冠上

師古曰上上坐○劉歆曰賜衣冠上上者上殿

偃起走就衣冠主自奉食進觴當是時董君見尊不

名稱爲主人翁飲大驪樂主迺請賜將軍列侯從官金錢雜繪各有數於是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郡國

狗馬蹴鞠劍客輻湊

師古曰蹴音千六反鞠音鉅六反解在義文志

董氏常從游戲北宮馳逐平樂觀雞鞠之會角狗馬之足

師古

前漢書卷六十五列傳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曰角猶按也○劉敞上大歡樂之於是上為賢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董君是時朔陛戟殿下曰持

戟立辟戟而前曰師古曰辟音頻亦反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謂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

敗男女之化而亂婚姻之禮傷王制其罪二也陛下富於春秋方積思於六經留神於王事馳驚於唐虞

折節於三代偃不遵經勸學反以靡麗為右奢侈為務師古曰右尊之也盡狗馬之樂極耳目之欲行邪枉之道

徑淫辟之路師古曰徑由也辟讀曰僻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賊也師古曰賊魅也音或說者以為短狐非也短狐射工耳於此不當其義今俗猶云魅賊也

○劉敞曰劉向說春秋賦南方淫氣所生以應嘉妻然則朔正用指偃爾何必遷就魅賊也宋祁曰姚本句末無也字偃為淫首其罪三也昔伯姬燔而諸侯憚

憚敬也敬其節直也師古曰伯姬宋恭姬也遇火災待妃不出而死也奈何乎陛下上默然不應良久曰吾業以設飲後而自改朔曰不可

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故淫亂之漸其變為篡是以豎貂為淫而易牙作患師古

曰豎貂易牙皆齊桓公臣也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將何以教寡人管仲曰願君之遠易牙豎貂公曰易牙烹其子以快寡人向可疑邪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其子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豎貂自宮以

近寡人猶可疑邪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諸管仲死盡逐之而公食不甘宮不治二年公曰仲父不亦過乎於是皆召即反之明年公有病易牙豎貂相與作亂塞宮門

鑄高牆不通人有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得又曰我欲飯婦人曰吾無所得

公曰何故對曰易牙豎貂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故無所得公慨然歎涕出曰嗟乎聖人所見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將何面目見仲父乎蒙衣袂

而絕乎齊宮赴流出於戶蓋以楊門之三月不葬慶父死而魯國全師古曰慶父魯桓公子莊公弟也莊公葬慶父殺莊公之子閔公而微作亂不亡奔莒其後僖公立以賂求之管蔡誅而周室安上曰善有詔止更置酒北宮引董君從

東司馬門東司馬門更名東交門蘇林曰以偃從此門入賜胡黃金三十斤蓋君之寵由是日衰至年三十而終後數歲

太主卒與董君會葬於霸陵是後公主貴人多踰禮制自董偃始時天下侈靡趨末師古曰趨末

曰趨末趨末趨末百姓多離農畝上從容問朔吾欲化民豈有道乎師古曰從容音千容反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

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為天子富有

四海身衣弋綈師古曰弋黑色也足履革舄師古曰革生皮也不以韋帶劍師古曰但空堯蒲為席師古

夫雖也今謂之葱蒲以堯及蒲師古曰葱音徒反兵木無刃服虔曰兵器如木而無衣縕無文師古曰縕亂絮也言內有亂

集上書囊以為殿帷師古曰集謂合聚也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師古曰麗大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

陛下以城中為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如淳曰闕名也師古曰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

纈師古曰纈五絲也屬織毛宮人簪瑋璫垂珠璣師古曰瑋瑋文甲也璣珠之不圓者璫設戲車教馳

逐節文采葢珍怪師古曰葢古葢字也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師古曰言其聲震大也作俳優舞鄭女上為淫侈如此而欲

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師古曰失農謂失農桑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燭之於四通之衢師古曰四通

曰帳多故以甲乙第之耳孟康曰西域傳贊云與造甲乙之帳絡以隨珠却走馬示不復用師古曰却退

和璧天子藝翠被憑玉几而處其中也師古曰謂推而去之燭焚燒也也走馬善走

之馬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師古曰今易無此願陛下留

意察之朔雖譏笑

師古曰談譏戲也談笑謂調謔發言可笑也談音俠其下談調談諧並同

然時觀察顏色直言切諫上常用之自公卿在位

朔皆敖弄無所爲屈

師古曰敖讀曰傲爲音于僞反

上以朔口諧辭給師古曰給捷也好作問之

師古曰故動作之而問以言辭也

嘗問朔曰先

生視朕何如主也朔對曰自唐虞之隆成康之際未足以諭當世臣伏觀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王

之右

師古曰右亦高上也

非若此而已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譬若以周邵爲丞相

師古曰周公旦邵公爽二人也

孔丘爲御史大夫

應劭曰御史大夫職典制度文章

太公爲將軍

師古曰太公呂望也知戰陳征伐之事故云爲將軍

畢公高拾遺於後

師古曰畢公高文王

之子也爲周太師

故云拾遺也

弁駸子爲衛尉

師古曰弁有勇舉陶爲大理士亦理官

后稷爲司農

師古曰主播種伊尹爲少府

勸

曰伊尹善烹割大官

子韜使外國

師古曰以其作

顏闕爲博士

師古曰顏回閔子

子夏爲太常

師古曰以有文故爲太常也而

應劭以子夏兩字總合爲憂解云憂知樂故可益爲右扶風

應劭曰益作舜虞掌山澤之官也諸苑多在右扶風故令作之

季路爲執金

師古曰魯龍

吾師古曰亦契爲鴻臚

應劭曰高作司徒敬敷五教是時諸侯王治民鴻臚主禮達爲宗正

逢樂之臣也

師古曰逢樂之臣也

忠諫而死也以伯夷爲京兆

應劭曰帝曰伯夷汝作秩宗秩宗主郊

管仲爲鴻臚

應劭曰管仲定民之居

寄軍令於內政終令匡

其直無所阿私

師古曰以其巧

仲山甫爲光祿

晉灼曰光祿主三大夫諫正之

申伯爲太僕

應劭曰申

伯周宣王之舅也太僕主大駕

延陵季子爲水衡

應劭曰水衡主池苑季子吳人故

百里奚爲典屬國

應劭曰

曰奚秦人秦近西戎柳下惠爲大長秋

師古曰惠魯大夫展禽也食采柳下

史魚爲司直

師古曰史魚衛大夫史鮒也論語

孔子曰直哉史魚有違伯玉爲太傅如道曰太傅傳人主使無過伯玉爲太傅事遺如矢邦無道如矢

父正色而立於朝則莫敢過而致難乎其君故爲詹事師古曰孔父宋大夫也父讀曰甫孫叔敖爲諸侯相子產爲郡守師古曰善治邦邑也王慶忌爲期門

曰以其勁捷可爲期門郎也師或曰夏育衛人力舉千鈞夏育爲鼎官鼎官今殿前舉鼎者也羿爲旄頭旄頭今以羽林爲之髮

古曰王慶忌卽王子慶忌也正上向而長衣繡衣在乘宋萬爲式道侯師古曰萬宋閔公臣亦有勇力也式表也表道之侯若今之武侯引駕人上廼大笑是時朝廷多賢

材上復問朔方今公孫丞相兒大夫師古曰公孫弘及兒寬也兒音五奚反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馬相如吾丘壽王主父偃

朱買臣嚴助汲黯膠倉終軍嚴安徐樂司馬遷之倫皆辯知閎達溢于文辭師古曰溢者言其有餘也先生自視何與

比哉師古曰何與猶言何如也朔對曰臣觀其重齒牙樹頰師古曰頰肉吐脣吻擗項頤師古曰頤頤下也音怡結股脚連脰

尻師古曰脰脰臂也音誰遺蛇其迹行步偶旅師古曰遺蛇猶逡逡也偶旅曲躬貌也蛇音移偶音禹臣朔雖不肖尙兼此數子者朔之進對

辭皆此類也師古曰澹古澹字也澹給也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師古曰程謂量計之也時方外事胡

越內興制度國家多事自公孫弘以下至司馬遷皆奉使方外或爲郡國守相至公卿而朔嘗至太中大

夫後常爲郎與枚舉郭舍人俱在左右詠嘆而已師古曰詠與同音竹交反久之朔上書陳農戰疆國之計因自訟

獨不得大官欲求試用其言專商鞅韓非之語也指意放蕩頗復詼諧辭數萬言終不見用朔因著論設

客難已用位卑以自慰諭其辭曰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如道曰澤及都居也

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脣腐齒落服膺而不

釋

師古曰服膺俯服其胸臆也釋廢置也

○宋祁曰教當作記字而不下添可字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

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尙有遺行邪

師古曰可遺之行言不盡善也

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

師古曰胞音胞胎之胞也言親兄弟

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

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

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爲十二國未

有此雄

師古曰十二國謂魯衛齊楚宋鄭魏燕趙中山秦韓也

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談說行焉

○宋祁曰故談說行焉改作故說得行焉

寶充內外有廩倉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懾諸侯賓服

師古曰懾恐也音之涉反連四海之

外以爲帶

師古曰言如帶相連也

安於覆盂

師古曰言不可傾也

動猶運之掌

師古曰言至易也

賢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

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爲將卑之則爲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泉

之下

○宋祁曰泉疑作淵

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談說並

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之

○宋祁曰慕當作慕

困於衣食或失門戶

師古曰言不得所由入也一日謂被誅戮喪其家室也

使蘇秦張儀

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乎

○宋祁曰常字當刪

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

哉詩云鼓鐘于宮聲聞于外

師古曰小雅白華之詩也鳥鳴于九皐聲聞于天

師古曰小雅鶴鳴之詩也言處卑而聲德其高遠

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週設用於文武得信厥說師古曰說讀曰仲封於齊七百歲而

不絕此士所以日夜孳孳敏行而不敢怠也師古曰孳與辟若鴈鵠飛且鳴矣師古曰鴈鵠飛渠小青雀也飛則鳴行則搖言其勤

苦也辟讀曰譬賢者齊魯音零傳曰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師古曰輟止也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爲小人之

凶而易其行師古曰凶凶謹讓之聲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師古曰道由也詩云禮

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師古曰愆過也恤愛也故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師古曰徒衆也冕而前旒所以蔽明

辨纖充耳所以塞聰如酒曰黠音工句反謂以玉爲環用黠纒縣之也師古曰如說非也黠黃色也纒黃也明有所

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敍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師古曰論語仲弓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敍小過舉賢才周公謂魯公曰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

毋求備於一人故朋引此言也士有百行功過相除不可求備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師古曰

索亦求也度蓋聖人之教化如此欲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師古曰敏疾也今世之處士魁然無徒廓然獨

居師古曰魁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師古曰許由棄讓以天下而恥聞之楚狂接輿陽

居讀曰塊易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耦少徒固其宜也師古曰耦合也徒衆也子何疑於我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

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也子又何怪之邪爾

曰以堯闕天以蠡測海服虔曰堯音管張晏曰蠡測也師古曰堯音管張晏曰蠡測也師古曰堯音管張晏曰蠡測也

乾隆四年戊刊前漢書卷六十五列傳

賢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

師古曰

謂是觀之譬猶鼃鼃之襲狗

鼃鼃曰音鼃如道曰

豚之昨虎曰狐

豚孤特之豚也昨也音仕客反

至則靡耳何功之有

師古曰靡碎滅也耳語辭

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

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或於大道也又設非有先生之論其辭曰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稱往古以厲主意

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於衆賢之上夙興

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

師古曰率然猶獵然

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

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于茲矣

師古曰流末流也猶言餘論也

今先生進無以

輔治退不揚主譽竊不爲先生取之也蓋懷能而不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

師古曰見顯也意者寡人

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

師古曰唯唯恭應也音弋發反

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

師古曰竦企待也先生曰

於戲

師古曰於讀曰鳥戲讀曰呼

可乎哉可乎哉

師古曰談何容易師古曰不見寬容則事不易故曰何容易也易音弋鼓反

夫談有悖於目拂於

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

師古曰悖逆也拂違戾也悖音布內反拂音弗

或有說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

師古曰說非有讀曰悅

明王聖主孰能聽之吳王曰何爲其然也中人已上可以語上也

師古曰引論語戴孔子之言中品之人則可與言上道也

先生試嘗

寡人將聽焉先生對曰昔者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闕主還不

下流而萬民騷動

師古曰騷動閔病也

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爲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爲誹謗